



稽古堂訂正梁谿漫志卷之八

宋 梁谿費 衮補之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即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
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
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抹之而不能回也
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

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踈畧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羣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聞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折本

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

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所可駭也故臺中奏疏

趙祐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

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

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暮預焉

時君暮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

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

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

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旣而

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

陶翼本憲長所舉中

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

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

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汗辱矣且進

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

去端聞不遠以權貨務較之孰近

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

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

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

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

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

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

不係諸處帳管

比之外

郡雜收錢豈有異也

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

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

當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釀過多遂

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

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

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吏陪官

物入已者一同

始府中敕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

身文字殊不曉

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

不足惜爲國計者豈不惜法乎

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

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

審刑者自爲重輕不

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

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

二相

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

上有怒意

皆不敢承當

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

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爲讎者所快輦轂之

下尚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爲辨之近者葛宗古

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人已惟范公

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

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

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

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

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

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

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

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

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
 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嶮岌於
 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
 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
 此可悲也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之辨之
可重舜欽素為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槩幸觀過
可重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
 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

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
 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
 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
 酌澆腸俗慮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
 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
 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
 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
 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

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

以示予字畫殊傾歎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
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
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
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
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
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
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
雄都如夢爲官實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鬢
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
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
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
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
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
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

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顏那
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
虜騎駭駭戰艦騎春江漫漫濕金翅但將紅袖
供歌舞却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
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
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
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
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

乃忿然噴目遂絕於挺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
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
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虜係以
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
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
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
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
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

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
此身明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
不沒賊怒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
周少隱旣賦詩關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
事則朱少章并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
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
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
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
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
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
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
冠兒穩否荅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
直以爲遊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
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

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蝶
羸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
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
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衲子紛紛
惱不禁荷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雖異還
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着書生帽老大當簪德
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畧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
如奕棋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
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
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
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車中穰侯果謂王
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
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
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穰侯旣疑有人當卽索
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睢
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睢之
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
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

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
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
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
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
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
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
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
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恐微功者生心痛抑其

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

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

梁縣志卷八
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
祕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資七筋一有適
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効所殺不勝計其用心
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
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
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

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
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
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
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
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
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
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脇之必使之死而後
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

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旣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穎濱龍川畧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

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
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
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
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齊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
觸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
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

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
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
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
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
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
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
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士人祈閒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稽古堂訂正梁谿漫志卷之九

宋 梁谿費 衮補之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
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
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
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

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旣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

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二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率徒而後敢出焉至

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殲身矣曩貨嗜利之士貪厚祿而取民財雖喪生之禍健免其途而千金之產不足以換一醉之費人謂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救其孫識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後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國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

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家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挺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

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
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
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
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
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
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
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
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僊中之知道
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
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
於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
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
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
輔尊何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

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竒絕因曰
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
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
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
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
者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
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常畧計
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
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
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
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况舉
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
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
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

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
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疆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疆記絕人嘗謁郡守至
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孑孑來
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
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
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

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
官人竊爲已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
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
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
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間家傍
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
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
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

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餼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

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組骨萎
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
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
慶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
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
詩殆嗜蟹之僻而爲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
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
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
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鋇而大觀本草
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
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
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
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
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

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

名之如曰予見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
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
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開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
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
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開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
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

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
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
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
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
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
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

不任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任將得去
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
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
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
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旣歿三
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
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爲善之
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
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
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
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
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爲城
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
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

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

敦厚

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

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槃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

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羣僊又云爭解繡勒香鞵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僊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

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
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亦飛二赤雪白
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
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
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
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
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
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
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掇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
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
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
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
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

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
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
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
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
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
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此二
事畧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
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
紹興辛巳虜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玻
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
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
聲發于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鳴叱咤者舉軍
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
于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
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
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
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
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
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
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

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
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
璧僕名如琳遍叅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
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
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王襄
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
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
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

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為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為僧法名正光歷任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

就凡任名刹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為的對紹

興中馮侍郎檝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為語云

侍郎侍御檝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

詳正同俱為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

詳同正同時以為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
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
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玄齡家皆盛與山
東諸族爲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
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諂諛之
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
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
爲卿天官侍郎鄭果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

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
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
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
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
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
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稽古堂訂正梁谿漫志卷之九

終

稽古堂訂正梁谿漫志卷之十

宋 梁谿費 袞補之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
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
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
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

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
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
爲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
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
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
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

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
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
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
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
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
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
鉅公與語竒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
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

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十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

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閣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

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
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
往依一尊宿志其名其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

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
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
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卽張
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
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

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于
地駭駭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
而去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
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
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
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
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
素許諾范旣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

東野

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
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
兵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
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
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
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
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
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

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
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碎然竟不能神
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
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旣至
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
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
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
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
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
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
句尾乃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
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
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
守慙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
笑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
舂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
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
功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

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為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莽為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

神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為磁州民為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
柴堞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
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
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
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
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
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
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

害舊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
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
誦其畧三侯旣廟食西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
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
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時
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
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
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

同惟次者尾稍禿天宇清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荅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

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
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
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
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
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
主不能如傳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

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齷襪之句人喜道
之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
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
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用
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
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

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
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
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
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
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
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
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
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

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
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
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
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
起敬或自力或勸人哀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
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

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
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
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
縱觀累日不能遇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
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如今
請先生卧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
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歲月并
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畧如此

惠曆寺輪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
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
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
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
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
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

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踣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繫者扣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

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
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
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
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
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
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

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
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

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黻爲臨安錄事參軍

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

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
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
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
謀曰行之則汗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

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
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
不成文強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
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
之喜卽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
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
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
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
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
尤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
能止爲盜寢寤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闔
閭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
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間處呼爲師
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

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
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
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
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翌日
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寬
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
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夔夔方二鼓矣道人果
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窓入約道人伺于外旣

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緡
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窓出道
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
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
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
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
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
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

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邪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

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

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
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
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
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稽古堂訂正梁谿漫志卷之十
終



稽古堂訂正史劄

宋 司馬光 撰

明 高承埏 較

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劄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爲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
叟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雨笠
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
佗人井

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
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叟欲
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
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

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
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
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
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
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

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息總

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因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卽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

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也

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

於夏臺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爲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

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我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爲

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刻曰所貴乎有賢者爲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

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
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
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
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
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
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

乞貸不可以爲國

二五云

剡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
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禮豈於孔子獨不知
而毀之乎

齊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
曰文武百里之君卒主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
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

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之狂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遺之

剡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爲賢大夫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

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
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服
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
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
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
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宮室靡弊天下
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

國肯爲此言乎

稽古堂訂正史劄

終



